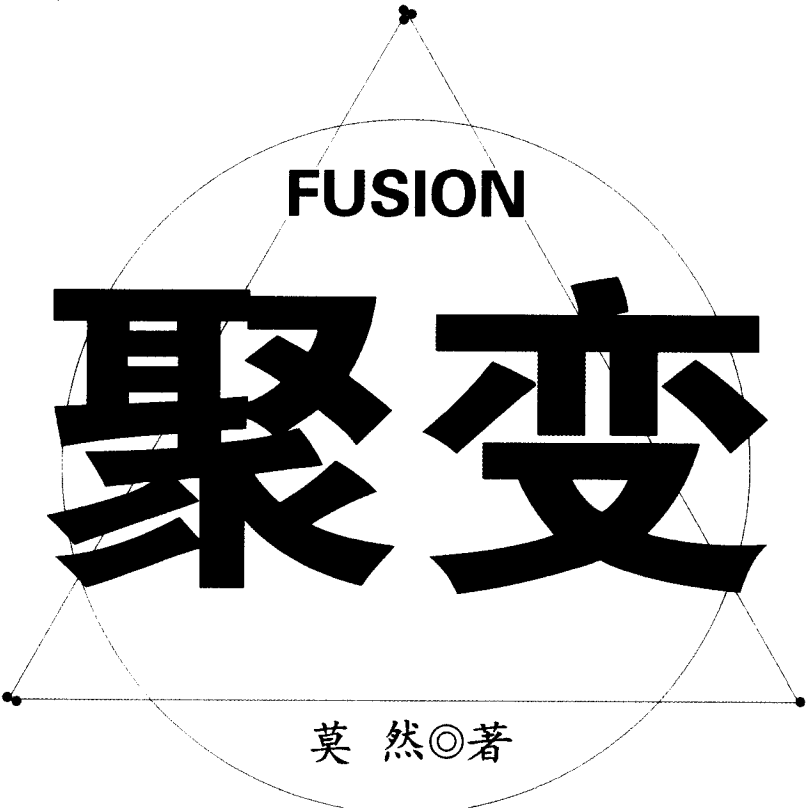


FUSION

聚变

莫然◎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 geometric design featuring a circle with an inscribed triangle. The triangle's vertices are marked with small black dots. The word "FUSION" is positioned at the top of the circle, and the large Chinese characters "聚变" are centered within it. The author's name "莫然◎著" is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circle.

FUSION

聚变

莫然◎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聚变 / 莫然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33-2073-6

I. 聚… II. 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0215 号

书 名: 聚 变

作 者: 莫 然

责任校对: 马 涛 杨海琴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晨光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520 千字

印 张: 18.875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073-6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认识莫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初端。当时，我正在成都参加一个笔会。一天，风雨交加，与会者游览都江堰后，回到宾馆。服务员送来一部书稿，说是一个女同志送来，指名要给《十月》的编辑。还说，那女同志是骑车来的，让雨浇了个湿透。或许是这些稿件之外的附加事件打动了我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就打开了这部稿件。一路上，车开车停，我竟一口气读完了，并决定一下火车，就写审读报告。

这篇发在当期《十月》头条的中篇小说，题为《高处不胜寒》，是莫然的处女作。

其时，“财经小说”风头乍起，成为文坛的时尚。拈来一读，全是港人的“财经”。于是想到：我们内地的作家就写不了这样的“经”吗？又于是，想到了莫然——她的从商经历，和她的处女作所透出的灵气，使我们决心跟她讨论一下，关于“财经小说”这类时尚题材的写作。不想，她虽无“财经小说”的概念，却全然有几部小说的构思已烂于心头，有的业已动笔。于是，有了“商海言情系列小说”的打造，她的三部言情小说（《商海沉浮》、《潇洒走南方》、《大饭店风云录》）构成了这个系列的规模。

这三部小说的写作时间，仅为一年多。莫然说：这要感谢生活，作家的生活积累，从来不会作废。

在我们策划这个“商海言情系列”时，曾请教于荒煤老师。当时已是八十高龄的他，竟高兴地支持我们。校样出来后，巴金老人的侄子李致先生，致信荒煤，希望他关注四川作家莫然，为这三部

小说写序。那时，荒煤老师早已宣布“罢序”。他说，一是年事已高，读书写作已成难事；二是当今的许多作品，他看不懂。不知从何下笔评论。所以，索性不“评”不“序”。

但是，当我们将莫然这三部长篇的校样，送给荒煤老师时，他竟然很快就读完这50万字的书稿。他说：一口气读下来，难以释手，并破例提笔写序。

荒煤老师的序，题为《打开商战的一页新史》。在序中，他赞扬莫然是一员“‘闯将’，闯进了作家很少涉及到的‘商战’题材的领域，闯进了一批卷入商战的陌生朋友中去，闯出了一条‘商海言情系列小说’的新路。”荒煤老师特别指出，莫然闯得“如此潇洒、勇敢、真挚、热情，既显出了她对商战题材驾驭的能力和魄力，又表现了她挥笔作战的自信和自豪。”

这套系列小说出版后，莫然进入了她的写作的旺盛期。她两手挥笔：一手写电视剧，一手写长篇小说。两者皆得丰收。单以小说而论，无论是《夏娃行动》，还是《霓裳》，虽保持了她的商战言情系列小说的艺术灵气，但都没有超过她作为文坛“闯将”时的创作高度，这与她创作数量之大不无关系。

直至此时，莫然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生活在大千世界，尘世的风雨始终浸润着他们；他们于人海之中或沉或浮，其快乐与痛苦，都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他们的挥手之间，你会感觉到那种“英雄造时势”的气魄。

可贵的是，莫然将理想主义赋予了她笔下的人物。他们中的成功者，都是理想旗帜下的勇士，那种对社会的担当，那种对生活的无怨无悔，那种在复杂现实面前的决断，都会让你读小说读出一股勇气来。即或是失败者，只要作者没有把他打入“败类”之列，那种在现实中必然的败退，也会虽败犹荣，甚至有一缕英雄主义的悲壮。

这期间，莫然不断和我讨论她的长篇小说的“腹稿”。我能感觉到她那种“志在长篇”的创作欲望和激情。生活甚是厚待这位川籍女作家。她的旺盛的精力和灵敏的感悟，使她总能从生活中

“淘”出她的长篇题材来。其“淘”得之多，常常使她在先动笔写哪篇时，举棋犹豫。在这些关于创作的反复讨论中，我感到了莫然的成长和成熟。她已从最初涉足文坛的“闯”的状态中，渐渐沉静下来；常常于伫足思考中，获得了新的创作灵感。

在我们讨论过的题材中，涉及三峡建设这样的重大题材，也涉及隐蔽战线的曲折斗争，甚至有由白鹤梁而起的美丽爱情故事。

令我意外的是，她在这诸多题材中，激然动笔，首选了《聚变》，写那些研究并制造“人造太阳”的科研人员，如何默默无闻地穷几十年之生命与智慧，为人类的生存，开拓了一个如新的星球一般的美好领域。在决定动笔之前，这部小说的创作，排列靠后。因为，我们共同意识到一个词：枯燥——受控核聚变研究工作的枯燥，研究人员工作乃至生活的枯燥……当时，她说，想不出如何突破这些“枯燥”。

但是，有一天，她从长途电话的遥远的一端告诉我：要动笔写这个“枯燥”的题材，写这些“枯燥”的人了。因为，她在二十年前为“聚变”人激起的热情，今天又重新燃烧起来了。

那是她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中，又重新走近这群“聚变”人，目睹了他们巨大的科研成果。她说，那颗巨大的“人造太阳”挂在天空时，所有“聚变”人的名字，将镌刻在这颗新星球的山川河流上。她说，几十年沧海桑田人世巨变，但“聚变”人那种恒定的坚韧，却几十年如一日笃定在他们的心里。她甚至在电话里给我读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它却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她说，这句话将是小说《聚变》的思想脊梁。

电话即将挂断的时候，我们两人几乎同时说：感谢生活。

读到《聚变》书稿时，它是厚重的50万字。这正相当与她当初“商海言情系列小说”三部的总数。当然，当下小说之“长”，已是尽人皆知的弊端。但读过莫然的《聚变》，我所感叹的是她驾驭题材能力的迅猛增长。无多余的闲笔，无弄巧的铺陈，无拖冗的叙事，那50万字的一字一句，都用在“聚变”人的身上，以致为

了阅读的承担力而需要压缩时，作者竟然无从取舍。

读《聚变》，我忽然感觉到，当那些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被作者重笔浓墨地勾勒着的时候，作家莫然也从十几年前喧嚣的思索中，归于一种沉静的状态。笔触间，少了一份张扬，多了几许深沉。在这种写作状态下，人物一个个扎扎实实地走出来，事件的框架上也缀满了历史和岁月的厚重。

于是，老科学家潘玉山重如泰山的顽强精神，年轻的康峻山在跌宕人生中九死不悔，谢若媛的美丽与动荡共存，潘雅书和李心田至死不渝的爱情去建造事业的大厦……我们不断地数着这人物的画廊，发现能有名有姓地说出二十多个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我们会从故事开始的1970年数起，随着情节，数到第36个春秋。

令人欣慰的是，莫然从不放弃对笔下人物注入理想主义的色彩。倘若马克思那段动人的语言能写到“聚变”人的丰碑上，它就是作者融于全书字里行间的理想主义的抒怀。

无需赘述这部书的优长。读书吧！读后的收获，将是心灵的洗涤。

有一天，那颗“人造太阳”会挂在广袤的天空，与所有千年万年亿万年的星宿共存，并带给人类永恒的恩惠，这颗太阳，就是一代又一代“聚变”人的精神和心灵，就是人类走向宇宙的成功标识。

将这颗心灵展现给我们，将这种精神传播给我们的作家，她在自己工作着的领域里，无疑也是成功的——她的长篇的《聚变》就是标识。

田珍颖

2007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1
作者前言	1
第一部 1970 年春至 1973 年秋	5
第二部 1983 年春至 1986 年秋	251
第三部 1996 年春至 1999 年秋	462
尾 声 2006 年秋	584
后 记	594

作者前言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以受控核聚变研究为主题，反映当代科研人员艰苦创业、不断进取的长篇小说。它以几个家庭和几对男女青年的人生命运为线索，分三部并用 36 年的跨度，来表现我国科学技术界的精英人士，研制“中国核聚变装置”的坎坷历程。充分表现了这些为发展我国经济而甘当“铺路石”的无名英雄们，如何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几十年如一日地付出辛勤劳动，在备尝了艰难、挫折与失败的痛苦之后，终于迎来了巨大成功的喜悦。正如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在我国受控核聚变的研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杰出人物钱三强所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它却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将洒下热泪！”

许多人并不知道，世界上的自然能源正在加速消耗。据科学家保守估计，地球上的石油和煤炭等化石能源将在百年之内消耗殆尽。所以近年来，尤其是在 20 世纪，人类一直在为寻求新能源而努力奋斗。受氢弹爆炸后产生聚变反应的启发，人们认识到受控核聚变可释放出巨大能量，也从此看到了永久性解决地球能源的最大希望。受控核聚变的主要燃料氘，在海水中具有巨大蕴藏量。它一旦实现，不仅将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能源，还将用于工业生产、人民生活 and 军用动力。因此，受控核聚变作为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主攻课题之一，受到了全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在如此伟大的变革面前，先进国家十分警醒，投入了许多经济实力，其中美、英、苏、德、日均走在世界前列。

我国这项科学研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也走过了艰难的历史

程。从解放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到“文革”时期的极度混乱，再到百业并举的经济改革新高潮，很少有人知道在“大三线”，在西部的群山之中，隐藏着一座核物理研究院。它的创建和发展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我国核聚变能源开发的主流力量，是怎么聚集壮大起来的？他们在此探索过程中克服了多少巨大的困难？至今又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科研成就？这更是鲜为人知……

作者早年身为一个省科委的工作人员，曾于20年前参加了“中国环流器一号”的运行仪式，并参观了建在某市郊外的这所科研单位，与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当时就被他们的献身精神感动不已。20年来，这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始终在作者脑海里浮现和激荡。不久前的一次偶然经历，作者又亲眼目睹了“中国环流器二号”的运行，听说了那些感人肺腑的幕后故事。作者思绪万千，浮想联翩，决定把这个题材创作升华成艺术作品，以此献给那些默默无闻的科研工作者，献给那些为祖国繁荣昌盛、为人类跨越飞跃、为子孙后代造福千秋的“聚变人”。

国外曾出版过原子能秘史丛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详细介绍了这项被称为“人造太阳”的伟大研究。该书也影响了整整一代“聚变人”并且拥有了一批专业读者，但因知识性太强，未能引起广泛的注意。作者在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并与有关部门的科研人员举行了多次座谈，吸取了不少宝贵的创作素材后，又考虑到这个题材对读者来说还是比较生疏，便决定以受控核聚变研究为背景，以几个家庭和几对男女青年的人生命运为主线，来展现我国“聚变人”几度聚散离合、风云变幻的感人故事。作者在书中刻画了无比敬业并为此献身的老一代科学家潘玉祥，不顾家庭与个人情感而执著追求事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康峻山，几经迷茫终于归队的女工程师谢若媛，和坚强柔韧始终不渝的夫妻搭档潘雅书与李心田等一系列艺术形象。题材重大、情节生动，人物真实、个性鲜明，构成了一幅鲜活的画卷，一曲时代的凯歌……

本书已被中国作协列入2006年的“重点扶持作品”。

本书主要人物表（以出场时的年龄为准）：

康峻山：男，25岁，烈士子弟，毕业于清华大学，702所试验车间副主任，后任科研计划处处长，又升为该研究院副院长，直至代院长。

谢若媛：女，20岁，复员军人，康峻山的妻子，702所试验车间工人，后调宣传科，上大学，下海经商，又“浮出海面”从事文学创作。

潘玉祥：男，50多岁，著名的核物理专家，该所物理研究室主任。

潘雅书：女，26岁，潘玉祥的大女儿，谢若媛的好友。省话剧团演员，“选美”到部队，又分回该所试验车间，后在等离子分析研究室工作。

潘承业：男，24岁，潘雅书的弟弟，康峻山的好友。毕业于上海交大，在702所主机研究室工作。后调到交通大学教书。

潘寻梦：女，19岁，潘雅书的妹妹，在上海读书，后到该所图书馆当资料员，上大学后又去德国留学，并当了作家。

林艳：女，21岁，复员军人，潘承业的妻子，谢若媛的室友。在中心测量室工作，后调到广播室，其父为江州市军分区副司令员。

李心田：男，28岁，潘雅书的丈夫，康峻山与潘承业的好友。毕业于北大数学系，该所政工组副组长，后为办公室主任，又升为该院副书记。

江 河：男，42岁，康峻山的高年级学友，毕业于清华大学核物理系，A
工业部科技局副局长，后为A工业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

苏 凯：男，38岁，702所的博士后研究生，后到德国去进修，留任德国
国家受控核聚变研究所的所长助理，并与潘寻梦结婚。

夏 晓：男，22岁，复员军人，试验车间工人，谢若媛的男友。

陆大川：男，23岁，飞行员，谢若媛当兵时的初恋情入。

梅 月：女，50多岁，潘玉祥的妻子，702所的医生。

沙洁琴：女，50多岁，康峻山的母亲，江州中学的副校长。

黄世海：男，40岁左右，702所的军管会主任。

迟卫东：男，27岁，该所试验车间团支书，后为宣传处副处长。

陈小凡：女，28岁，后来的院办秘书，暗恋康峻山。

鲁庭轩：男，59岁，江河父亲的朋友，省三线调整办公室主任。

庞光华：男，50岁左右，702所的老所长。

金兆轩：男，50岁左右，702所的老书记。

卡列维：男，50岁左右，西德受控核聚变研究所的所长。

肖 韵：女，18岁，沙洁琴的学生，康峻山杜撰的女友。

康若若：女，6岁左右，康与谢的女儿，长大后叛逆而不想读书。

潘月月：女，12岁左右，潘与林的女儿，后考上了舞蹈学校。

李亚星：男，11岁左右，李与潘的儿子，爱学习的好学生。

第一部

(1970 年春至 1973 年秋)

1

是上天的指引，还是命运的驱使？

谢若媛就在那个春光烂漫的日子里，走进了这座深藏在大山中的 702 所。那一天，金黄色的油菜花开满了整个山坡，她突然觉得，有一双眼睛正从高处凝视着自己，深邃的目光穿透了她的心……

虽然她穿着一身人人都挺羡慕的绿军装，又刚从部队那火热的大熔炉里复员，分到这座人人都挺羡慕的科研保密单位，谢若媛的心情仍是不佳。她在春风里挺直了身子，打量着这个据说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它的荒凉和偏僻丝毫也不能满足她的好奇心。但整个江州市却在传说，说这里的知识分子多如牛毛，个个都是北大清华的高才生，而他们正在研究的什么“人造能源”，据说“比一千个太阳还要亮”！她不明白，那些摆满了仪器和设备的研究室在哪里？那些窗明几亮的女工宿舍又在哪里？还有那些本该是气派不凡的办公大楼呢？难道它们竟藏身在农舍的背后，小山包的沟壑里？

同行的另一个复员女兵林艳也有看法要发表，她撅起那张薄薄的小嘴，刻薄地说：“哎，我看这个研究所不怎么样嘛！荒山野外的，怎么老爸偏要把我弄到这儿来？就跟上山下乡似的……今后要

是对这儿不满，我可跟他没完！”

林艳有个声名显赫的父亲，支左模范林浩天，江州军分区的副司令员，所以林艳在几百里外的部队医院也是趾高气扬。而谢若媛的父亲只是军分区的普通干部，也就一个副团职。这时她说：“你要不满，干吗来这儿？还记得那部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叫《沸腾的生活》吧？里面就有这句话：跟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

林艳冷笑道：“这里没有朴实的人，这里都是些臭老九！知识分子可难相处了！一个个都跟你打肚皮官司，你能斗得过他们？”

谢若媛摇了摇头没吭声，对林艳的刻薄不以为然。而林艳关心的，显然还有另一方面。只听她又在大声嚷嚷：“哎，难道这儿的男人都死光了？看见我们两个姑娘第一次进所，居然没人出来帮我们扛行李？”

很快就有人跑出来帮她扛行李了。谢若媛后来才知道，这个清秀而殷勤的年轻人叫潘承业，是该所著名物理学家潘玉祥的儿子。但那一双凝视自己的眼睛呢？那目光又是谁的？那么锋利又那么不屑，竟让谢若媛浑身都不自在起来。

她们跟在潘承业身后，很容易就找到了人事科，那是一座三层的干打垒楼房，藏身在一片高坡的树林里。她们沿着静悄悄的楼道上去，不时发现墙面上留有“文攻武卫”的痕迹：几条没能抹去的标语，几片发黑的血手印，还有一些“打倒”、“火烧”的只言片语。难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把火，也烧进了这个类似于真空的研究所里？

办公室里还有两个年轻的男人，一个有二十七八岁，身材瘦小，其貌不扬，脸上挂着谦和的微笑。另一个看上去块头很大，但他坐在旁边的破藤椅上，手里的报纸遮住了整个面庞，两位姑娘始终没能见到他的脸。

“好吧，我们来认识一下。”那个名叫李心田的副科长说，拿着手上的两张照片反复打量她们，“你们俩谁叫谢若媛？谁又是林艳？”

刚放下行李的潘承业已经搞清楚这一点了，他正想上前说分

明，林艳却自来熟地抢过李副科长的照片看了看，而且立刻就笑倒在桌前，“哎呀，这是谁给我们选的照片？谢若媛，你快来看！咱们俩呀，是一个下巴长了点，另一个呢，下巴又短了点！”

当天上午，这句经典评价就传遍了整个 702 所。都说新来了两个复员的女孩子，而且还长得挺漂亮，只是“一号人物的下巴短了点，二号人物的下巴长了点！”在男多女少又地处偏僻的研究所里，这类消息可以经久不息，传上半个月。当天下午，就有不少单身男青年跑了很远的路，从“羊拉屎”一般散布在各个山头的研究室和工号里，特地聚集到女工住的平房前来瞧个究竟——那一排门前栽满了桃树的 12 号工房，还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呢！

屋里，放下行李后忙个不停，一直帮着两位姑娘收拾行李、铺床挂蚊帐的潘承业介绍说：“你们俩来得真是时候，运气可真好呀！这女工宿舍刚从小山沟里搬出来，瞧，多亮堂，多干净啊！还是砖瓦结构……我们呢，比你们早来两年，就住了两年的干打垒，夏天热，冬天冷，而且喝不上自来水，真让人受不了了！”

谢若媛觉得这个青年很可爱，就问他：“你叫什么？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潘承业又自豪又伤心地说：“我叫潘承业，是上海交大学电机的……可惜呀，我们这一届，只上了不到一年的大学，就遇上‘文化大革命’了，折腾了大半年，又下部队去拉练，好不容易才分到这个研究所，以为是对口了吧？又碰上军管会进驻，科研项目全都停了，天天政治学习，真是没劲透了！”

谢若媛还想问他些什么，林艳却毫不客气地呵斥道：“好了，你啰哩啰嗦还有完没完？收拾好了就赶紧走吧！告诉你，帮我们提行李收拾屋子的这些事儿，可别出去说呀！否则我饶不了你！”

谢若媛正在诧异她为何这般口气说话，潘承业却陪着笑连连说：“好好好，我马上就走……小林你放心吧，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望着这个俊秀的青年走出门，谢若媛奇怪地问林艳：“是何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林艳一头雾水：“你说什么？谁是姓孟的？谁又姓梁？”

想起这位副司令员的千金从不看小说，当然也闹不明白《红楼梦》里所说的那个“举案齐眉”的典故，谢若媛换了一个话题：“你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人家多懂事啊，帮我们忙乎了半天，就像活雷锋！”

林艳冷笑道：“哼，男人围着女孩子转，就像苍蝇叮上了鲜花！咱们这两朵鲜花，可不能插在什么牛粪上……你看看窗外，有多少双眼睛在巴望着咱们呀！”

谢若媛起身看了看窗外，还真有点儿“人头攒动”的壮观情景。她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儿？那么多人都是在围观……围观咱俩？”

林艳得意地微笑着：“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这一批进所的复员兵，就咱俩是女的，在这穷山沟里，还不该倾国倾城吗？”

她这句颇有文化的话，并没引起谢若媛的好感。两人过去在同一个医院，就有些彼此看不惯，本以为分到一个所，又住进同一间宿舍，应该有一点共同语言，谢若媛现在却很失望。她观察着林艳那张俏丽的长脸，突然有些恶毒地想：这张脸是不是真的长了一点儿？也许她经常笑一笑，就能使这张脸柔和点儿……而自己的这张脸，是不是真的圆了点儿，因而显得没有棱角？

她又想起那双灼人的眼睛，他有没有出现在窗外的人群里？谢若媛克制住自己，没再朝窗外瞭望，又问女友：“哎，你说，会给咱们分个什么工作？”

林艳正在往蚊帐里挂自己的大彩照，一脸的不感兴趣：“管他呢，工作要是分得不好，我老爸可不依！”

谢若媛再也听不下去，捧着一本磨破了书皮的《红与黑》，就钻进了自己的蚊帐。但她的思绪却集中不起来，她总是想，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自从陆大川事件后，她就高兴不起来，对未来的新工作也没有任何憧憬。如果一定要说到什么希望，她倒是曾经希望过，能分到一个飞机场，这样离他离蓝天都近一点。然而遗憾得很，江州市附近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场！听说这里是研制人造太阳

的，她就想：太阳总该离蓝天很近吧？于是鬼使神差，她就进了这座研究所。以她的知识文化，她根本闹不明白，那座人造太阳会是什么样子？它的光芒难道也跟爱情一样，会永远照耀着她，永不熄灭吗？怀着美好的希望，谢若媛沉入了梦乡。在梦乡里，她不但会跟心上人见面，兴许还会梦见自己的新工作，还有“人造太阳”，那究竟是什么呢？

在人事科的办公室里，康峻山终于放下了用来遮脸的报纸，冲好友李心田大发雷霆：“好了！你别再费劲儿了！给我介绍什么女朋友呀？你要搞清楚，我对这些娇生惯养的资产阶级小姐不感兴趣！”

李心田耐心地朝他笑笑：“我要提醒你，她们俩都是刚离开部队的女兵，绝非什么小姐！而你呢，也不辱没她们，你是烈士子弟呀！你父亲牺牲在著名的红岩，她们老爸还不够格呢！哎，刚才你假装看报纸，可真够别扭的！不过我知道，你从窗户里张望过……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是留短发的胖姑娘？还是长头发的瘦女孩？”

康峻山即使满腔怒火，也在这公式化的语调里化为乌有，他忍不住笑道：“好啦，我的老李，你既然如此有心，何不给自己挑一个？”

李心田仍是好脾气地笑笑：“你是知道的，咱出身贫寒，咱还不够格呀！何况在人事科蹲久了，再漂亮的姑娘，在咱眼里也是一个符号，这不，她们自己都挑出毛病来了！咱呀，得找个完美无缺的……”

潘承业满头大汗地跑进来，高兴地喊道：“她对我有意思了，那个姓林的姑娘，她真是聪明又活跃的女孩子，我对她是一见钟情！”

李心田也高兴地走过去，拍拍他的肩：“好啊，我们的小潘真有福气，所里的青年都要妒忌死了！告诉你，她老爸还是个副司令呢！”

康峻山听了，突然心里泛起一阵厌恶，不由得冷笑道：“好啊，